



# 小花姐姐

□王芬

我帮扶户的女主人叫王小花。她1米5的小个子,却很“大气”。

王小花家有四口人,她、丈夫和两个儿子,致贫原因是因学因病。因学——两个儿子只相差一岁,上小学、初中、中职的时间也只相差一年,仅靠刨土地同时负担两个孩子的学杂费,的确不易。因病——丈夫,患有皮肤纤维瘤,全身都是膨胀了的“鸡皮疙瘩”,只要不影响正常生活倒可以不管它,但如果长出把眼睛遮住了、把鼻孔挡住了,就必须手术切除。大儿子,患有神经纤维瘤,属于父亲病症的升级版,简单地说,父亲身上的肿瘤来自纤维组织,他身上的肿瘤来自神经组织,“好处”是皮肤上看不出,不影响帅气的形象,但坏处是肿瘤只要长大压迫到神经就疼痛难忍甚至危及生命,必须手术切除,而且如果长在无法动手术的部位,就只有等死。小儿子,皮肤已经出现神经纤维瘤的临床症状牛奶咖啡斑,目前尚无神经压迫疼痛感,因而没有进一步检查治疗。

了解到全家人的身体状况,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同为一个人,要是我遇到这种情况早就悲痛欲绝,哪里还顾得上脱贫致富。可身为帮扶人,我必须鼓励王小花。

“你一定要看开些,遇到了就躲不掉,关键是一家人在一起开开心心地过好每一天。”听了我的话,王小花嘴角向上一提,眯缝起圆圆的大眼睛,招

牌一笑,“嘿嘿,那是嘛,我一直都是这么想的,不然这个家早就垮了,哈哈哈哈哈!”

一个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村妇女,遭遇“天塌下来”的困境,却能如此勇敢、从容、豁达,我自愧不如。

随后,王小花又给我讲述了她陪三父子住院治疗的经历。

“2008年10月,两个儿子意外摔倒同时受伤,大儿子病情较轻,只是额头上缝了四针,小儿子不得了了,手臂一条长口,缝了八针,后脑壳一个大口,骨头碎了把脑髓压变了形,吓人得很。”她心有余悸。

“刚住进县医院,我就拿到一张病危通知书,当时他(丈夫)又在外务工,没有可依靠的,看着左右病床上的两个儿子,大的才9岁,小的才8岁,我不能让他们没有指望啊。”

她斩钉截铁。

“我把眼泪强忍住,赶忙打电话请我妈帮忙照顾家里畜牲,然后又找亲戚朋友借钱。还好,小儿子扛过了3天的危险期,在医院进行了一个月的修复治疗,修复之后再行手术。”

停了一会儿,她把目光移至窗外,长舒一口气,凝视片刻又转回头,微笑着晏然若道:“现在想起来,不晓得当时是哪个过来的!”

之后,王小花又先后四次陪儿子住院治疗。2009年4月,小儿子到县医院取骨安钢板,住院一个月。2010

年4月,小儿子到县医院取钢板,住院半个月。这次丈夫为表达愧疚之心,坚决要同王小花一起照顾儿子,借此机会他也切除了脸上的两个皮肤纤维瘤。2014年7月,大儿子到县中医院切除脚掌和腹部的神经纤维瘤,住院一个月。2017年10月,大儿子到重庆主城区切除脊柱上的神经纤维瘤,住院半个月……

“长期到医院服侍病人,而且三父子的病无法根治,你是怎么撑过来的?”

“家里遇到了这种情况,心烦是没用的。能够把自己的丈夫和儿子照顾好,也是我为人妻为人母的责任。”

她眼里全是慈爱。

“再说,那时又穷得很,为治病到处借钱,每年他(丈夫)挣点钱回来,债都还不清,过年钱想都莫想。那个时候还没有脱贫攻坚政策,政府救助力度没现在在大,但是乡上、村上的同志都非常关心我们,能帮助到的都是帮助了的。”

她心里充满感激。

“当时,想起屋头的光景我都睡不着,后来邻居们都劝我想开些,我也觉得自己干着急起不到作用,改变不了什么,就横下心凡事只往好处想,日子总会好的,结果觉也睡得着了,精神也好了,一家人都开心多了。”

就像她自己说的,日子总会好的。

2017年3月,县城某物资公司需要两个人看管仓库,经亲戚介绍,王小花夫妇双双入职,每月除了固定工资,他

们还可以给公司装卸物资挣钱。

同时,王小花利用空闲时间在碎片土地上种菜、养鸡,既可自给自足,又可出售贴补家用。

就这样,他们积少成多,因治病欠下的债已所剩无几,而且还在治平乡场镇移民点购置了一套新房。

王小花的坚韧顽强、乐观向上、自强不息给全家人赢得了希望,赢得了未来。我心中油然而生起敬重之情。自此,我开始称她“小花姐姐”。

“小花姐姐,苦日子到头了,好日子终于来了,以后就是你幸福的时候。”

“对对对,好日子来了,妹妹说得好好哇!现在国家政策这么好,娃儿读书不花钱,医疗有保障,修新房也有补助,还有乡上、村上的同志和你们帮扶人,随时都在关心我们支持我们,我们自己也努力点争口气,把日子越过越好,尽量少给政府添麻烦。”她嘴角向上一提,又是招牌一笑。

这样的小花姐姐,给我的帮扶工作增添了动力,除按要求完成帮扶任务外,我还替小花姐姐一家向县慈善会申请了救助金,为大儿子办理了残疾证,帮助他寻找工作。现在大儿子在重庆稳定就业,却小花姐姐夫妇俩的心愿,也了我的心愿。

我想,我和小花姐姐的姐妹情缘还会一直延续下去。因为,我们还要携手一起走进全面小康,共同奋斗美好生活!

# 在农村看电影

□刘玲玲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在农村当了近5年知青,之后又在农村基层当干部,前后近10年时间。那个年代,农村基层的文化生活非常单调、枯燥,如果公社能有县电影公司放映员来放映电影,那全公社的年轻人简直过节还要兴奋。在坡上干活的时候,话题会一直是上一次看电影的逸闻趣事,电影当中好多精彩对话也成为了大家的口头禅。

记得有一年在公社小学里放映了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电影里有一位大娘准备给一个帅哥介绍对象,在夸胖胖的女方能干勤快的时候,用了一句“一年能挣600个工分呢!”在严重缺乏幽默感的年代,这句实实在在的话引得全场观众哄堂大笑。后来这句“600工分”就成了大家戏称某女孩长得丑胖的代名词。

如果是放映员去各大队放电影,附近几个生产队的群众都会兴奋不已。年轻人更是早早吃了晚饭,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天还没黑,就站在山坡上打“吆喝”,呼朋唤友集结出发。家里条件好一点的会提个马灯,回来的时候照亮。年轻人更愿意叫上知青们:知青有手电筒。放映的电影无非是《南征北战》《上甘岭》《地道战》之类的,我们在城里看了几十次了。我不愿意去,我们一家的知青远幸妹妹架不住几个女青年的劝,拿着手电筒跟着去了。回来的时候裤腿以下全是稀泥,说“真没意思!银幕比城里的小,打谷场有限,还人山人海的,只看得见别人的头。回来的时候,大家看到要下雨了走得快,但是前面的人突然停下来说走另外一个田坎更近些,我们后面的人刹不住都被挤倒在冬水田里……”从此以后,她情愿呆在家里发呆也不去享受这种“娱乐”了。也有一次例外,生产队唯一的一次放电影,是罗马尼亚故事片《多瑙河之波》。我和另外一个女知青外出了,远幸妹妹早早地去保管室前面的“灰坝子”(有石灰的混合打谷场)安放了板凳。没想到那是一部讲述二战中一对南斯拉夫开货船的新婚夫妇在多瑙河上智闯德国人鱼雷区的故事,里面有一些中国人从未见过的爱情情节。远幸妹妹后来跟我们说,一出现这些镜头,年轻的男人们立即兴奋地吹口哨、尖叫,羞得她低下头不敢看,想离开,周围又全是人走不出去,把我们笑垮了。

比较轰轰烈烈的一次看电影,是在大安公社坝子里。那时候,我在偏远山区的九龙公社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工作,虽然早就听说那天放映的电影是朝鲜故事片《金姬和银姬的命运》,比《卖花姑娘》还要好看,但是因路途遥远,我没有去看。第二天就听说了:放映现场人山人海好几千人,谁都无法控制当时的局面,差点出大事。早上在坝子里扫出来的各种鞋子都几大箩筐,大家又回来纷纷捡回家。后来见到了我曾经当过点长的知青点的伙伴们,听他们讲述了当时的场景,才感觉到真的有点吓人。

知青们头脑灵活,下午就早早到区公所找我准备借板凳(我当时是区团委书记),见我不在,其中一个男知青便大胆走进区委书记王熙的办公室,自荐家门:“我们是和刘玲玲一个知青点的知青,今晚来看电影没有板凳,刘书记下乡不在家。请问能不能找你借点板凳?”王熙书记见是一群心爱的知青,便笑呵呵地答应了。他们也心猿:因为来看电影的知青多,他们把王书记小会议室大大小小的长条竹椅和靠背竹椅子全部搬完了。谁知电影放映之前场面就开始混乱,场内人已满,场外还有大量的人想进来。虽早已停止售票了,但是场外的人还是不愿意离开。尤其是电影开始放映后,随着剧情的跌宕起伏,场内观众的情绪也开始激动,看不见银幕的想站起来看,看不清楚的也着急,场外的更是激动得想涌进来。知青们由坐着看到站起来看,最后男知青们主动围成圈保护着女知青们,哪里还看什么电影!后来电影停止播放,广播里传来武装部长严厉的呵斥声:“今晚放映到此结束!”良久,大家才恋恋不舍悻悻退出放映场地。当知青们回过神来的时候,才发现找王熙书记借的竹板凳变成了一堆竹篾块!

## 月盈怀

在外求学多年,慢慢习惯讲普通话,每每说起重庆话,外地同学都会先掩嘴一笑,继而哈哈大笑:“重庆话特别好玩儿,什么‘瓜娃子’‘冒皮皮’‘灯晃儿’……”听着一连串蹦出来的言子儿,被他们这么怪里怪气地讲出来,我倒觉得挺好玩儿,打趣说:“那你们知道这些都是‘啥子’意思吗?”大家都有点懵,不明白“啥子”的含义,我解释,就是“什么”。伙伴们又笑开了,“怎么和‘傻’谐音呀?”这可真是弄得我哭笑不得。

同样,和朋友们外出聚餐时,大家知道我是重庆人,无辣不欢,所以把凡是带“辣”字的菜通通摆在我面前。当然,火锅店是万万“逃”不掉的,常常成为我们的聚会“窝点”,而且每次都会问我一句:“这家正不正宗?”我把含在嘴里的毛肚畅快咽下后,涨

# 故土的风味

□木末

着通红的脸,竖起大拇指说:“好吃的,都正宗!”此时,大伙儿早已耐不住,纷纷将筷子伸向那咕嘟冒泡的红汤,就连平时很少吃辣的朋友都边流泪边叫好,从此也爱上了这火辣辣的味道,齐呼:“以后,我们一定要组团去重庆耍!”关于未来,我们都充满了期待。

说也奇怪,以前待在重庆时,这些说话方式和生活习惯早已习以为常,后来去到外地,认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才发现果然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个体的地方性深深植根于身体所在之处。在一片异域之地,大家互相分享着各自的本土风味,那些有趣的和类似,那些好玩的习语和行为,最终成为我们自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使得我们彼此生长出更加多元的脉络,通过观察和交流,让理解在那一刻奇迹般地达成。

人是流动的活历史。与当地入接触,就是与当地的本土人情对话,其间迸发的日常细节和精神轮廓在一言一行中慢慢丰满。比如,入夜,和三五好友在晚风中漫步于重庆大剧院的广场,再摆上一阵龙门阵,吃一碗凉虾,累了就坐在石阶上,遥望江对面灯火通明的洪崖洞,看着满满的人间烟火味,思绪便悠悠地漂向了顺江而下的轮渡上。就这样,重庆的火热和静谧恰到好处地融于你的心头,这座城市的气质也在人与人的互动间蔓延开来,浸润着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如果运气好的话,还能碰到一些过来遛弯的老大爷,听他们唠一唠属于老一辈的重庆记忆。谈到兴致浓厚处,他们还不忘了对着江面唱两句久违的川江号子,年迈的声音即便不再透亮,却足

够浑厚沧桑,足够荡气回肠,足够穿透时空的屏障,带你步入历史深处,感受旧时川渝人民的智慧和力量。那一刻,他们的眼神迷离,微曲的双手在秋风中来回摆动,似乎想起了儿时看到的那般川渝豪迈,又感慨于如今那一片寂寥的江面和炫丽多彩的游船。所幸,川江号子现在已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多了一位传承人正在默默守护这“巴渝之歌”,并将一直把它传唱下去……

虽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地道重庆人,不过只有等到离开它时,我才真切地觉察到自身,觉察到那份来自故乡所有风物的滋养,以及川渝大地上纵横交错的文化脉络。我想,一切看得见或看不见的风味,都在潜移默化地塑造我们自身,而行走在水山之间的我们也各自拥有一片天地……

## 凭栏望

12年前,曾写过一篇《重庆籍监理工程师脱险记》,讲述5·12地震中,高中同学朱德进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

以后,又闻川西那边风景优美,尤其映秀。于是,有了向往。

2020年7月的一天,第一次来到映秀。来到涅槃重生的映秀。

12年前,汶川5·12大地震,震中在映秀。映秀,隶属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

从青城山到映秀,驾车仅半个小时。行驶在都汶高速路上,这是一条沿着岷江、一路湖光山色的路。

“全程不过25公里,却修了四五年,可见这里地势险要。原本2008年底通车,却被地震毁于一旦。”这是朱德进当年的原话。

进入映秀高速公路站,对面岩壁上,“映秀镇”三个大字镌刻在上。

山脚下,涛涛岷江,奔向都江堰。映秀镇到了。

指示牌标着:东羌援建。

地震遗址停车场,一位60余岁的志愿者大妈,主动告诉我们,地震那天,她一家四口都在山外,得以幸免于难。

都说这是她的福分,所以,她常年在此做义工,给予每一位自驾游导游般的讲解。

映秀得名,诚如其峡谷地貌,山青水澈,相互映衬,风景秀丽。

# 映秀重生

□郝成竹

震前映秀,宽的岷江,窄的渔子溪河,左拥右抱,中心地带呈半岛状。两江交汇处,形如重庆朝天门,汇口三角区,尽置良田。

汶川中学,就在这半岛之上。

汶川中学遗址,是映秀镇唯一保留的地震遗址。

遗址内,一座汉白玉石碑,镶嵌在昔日的教学大楼台阶上,指针永远停在2008.5.12.14:28。

左面,耸立着一壁石头砌成的纪念墙,右上方,旌旗猎猎的浮雕,底座,九个汉白玉浮雕花环,分别放着人们祭奠的黄色菊花。

左下方,汉白玉浮雕图案,彰显着抢险救援的群像。墙中间的文字,记录着那一刻的震撼。

环绕整个中学遗址,看着废墟上的楼房坍塌、生命毁灭痕迹,回想12年前,重庆也同时遭遇震撼,也有灾难。但此刻,面对震中的遗址,悲哀的情绪,还是涌上来了。

尽管遗址是一所中学,但是那一刻的灾难,失去的是,全镇常驻人口一半的生命。

那是灭顶之灾。

映秀人以羌族为主,肤色黑红,但是油亮,看着健康。

牦牛青酥酥是旅游小吃,一百元三盒,奶味浓香。嘴里吃着,脚步往山上去。

对重庆人而言,爬坡算不得什么,加上

雨后的映秀,与外面的热度迥异,清凉可人,不大工夫,来到渔子溪村半山腰。

这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12汶川特大地震——震中纪念馆。

在这里,可以俯瞰映秀全镇。

绿树掩映中,山下谷地的大街小巷,羌族碉楼似的建筑排列有序,岷江、渔子溪河两江四岸,尽显风光无限。

江上的桥,数渔子溪二桥最美,桥上的美式装饰,如门楼窗,如七彩经幡,让人心生肃穆。

纪念馆地上一层,地下一层。

纪念馆地下,是5·12汶川特大地震遇难者公墓,它们,与青山翠峦相守,与星空蓝天相望。

公墓共有三阶台地,台地之间,有半人高,因为悼念、追思。

由于环路山腰,公墓可眺望连绵群山,可聆听家乡亲人。逝者长眠于此,当安好。

再下一坡,是中铁十三局汶川地震遇难者纪念馆,他们是朱德进的同事。旁边,是一坡祈愿墙。

出纪念馆,沿白色的钢网廊道,拾阶而上,便到了渔子溪村。

渔子溪河,发源于四姑娘山,它从这里下山,流入谷底,傍了映秀镇一侧,然后汇入岷江。

渔子溪村口,有阁台亭廊,是个景点,

供游人环揽青峰,指点群山。

时已过午,之前在渡口中学遇到一位羌族女子,说好在她家的饭馆吃饭。下山后,她果然还在学校外揽客。

12年前,地震那一刻,她8岁的女儿正在学校,多亏班主任机敏,将学生拥出教室,让这个世界,多了一个完整的学生。

现在的饭馆,排在美食街之列,有路边立着的牌子。饭馆是他们自己的房子,三楼一底,政府统一规划,有补贴。

说着话,吃着羌菜,结账时,见到她女儿。白白净净、灵灵醒醒、乖乖巧巧的,今年刚好二十岁。

她说,妈妈是羌族人,爸爸是汉族人。地震后,爸爸学了厨师,妈妈开起了饭店。爸爸自然是掌勺师傅,妈妈则总揽全局,什么都做,忙得不亦乐乎。她也帮忙,还有一个哥哥,在商品街守着摊位,出售些山里的腊肉、蘑菇等等。

一家四口,其乐融融。我们祝她家生意兴旺、阖家幸福。愿所有的映秀人,如重生后的映秀镇一样,幸福快乐!

当天发了朋友圈,谄了几句,现转于此,作为结束:

映山山水青  
秀水山水灵  
重岭岭岭叠  
生江江江岷

# 你的名字叫第一书记

□邵太清

关于你的传奇,在大山深处发烫  
点燃夜空中的灯盏,阿婆的希望  
和整个村庄的传说

热血沸腾的双手  
抡起太阳、月亮和情怀  
对着脱贫的目标一遍盘算,缝补

你生长道路、新房,生长笑脸,明天  
也生长苦恼、忧愁  
出山的道路没打通让你疲惫  
农家的水不清澈让你憔悴  
阿伯的土瓦房让你不安  
三娃的养殖基地让你惦记  
你把百姓举过头顶,你把责任扛在肩上  
你把温暖刻在心间,你把坎坷踏在脚下

迈进村子就是一个希望  
走近农户就是一份收获  
我看见温暖的炊烟正挂在村庄的天空  
我听见吧嗒着的旱烟和麦子拔节的声响  
我闻到稻谷的芬芳经久不息  
我不知道你的名字  
但我知道  
你叫第一书记